

前記

法尊法師，是太虛大師座下弘法的首席弟子之一，他留學西藏達九年之久，並獲得西藏的高級「格什」學位。他是一位「藏語」及藏文佛學專家。他的重要譯作，有由藏譯中的「菩提道次第論」等多種。

這本書，成於民國三十二年初夏，由成都東方書社出版，並有太虛大師及史學家顧頡剛執筆爲序，對本書推崇備至。因爲這本書作者是留學西藏，對西藏的人文、自然環境、政教制度、社會民俗、教育狀況……等多角度的觀察，而以他個人的「留學史」作爲經線加以串連。這是一本極爲罕見的書，我們漢民族寫這樣書的人，法尊法師可說是第一位。到今天爲止，我們還沒有看到第二本這樣的書。

今天，我們以「西藏與西藏佛教」這本書提供給社會以及海內外佛教界，深感無限欣喜！同時，爲了懷念仍在人間的法尊法師，我們再版之餘，並向遠在白雲深處的他，致深深的敬意！

陳慧劍

寫於民國六十九年六月
三十一日臺北杜魚庵

西藏與西藏佛教 目錄

前記	一
第一章 導言	一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念	四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七
〔西藏本史及佛教史略〕	
一、總說	七
二、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八
三、西藏佛教迦當派史略	〇
四、西藏佛教薩迦派史略	三
五、西藏佛教迦舉派史略	四

六、西藏佛教新迦當派史略	一五
附錄：西藏佛教興衰之原因	一九
〔漢藏關係史略〕	
第四章 西藏民族	二二
一、民族性	二二
二、家庭	二五
三、生活	三〇
四、信仰	四七
五、僧侶	四九
第五章 物產經濟及其交通	五二
一、物產	五二
二、商業	五四
三、交通	五七
第六章 政治軍事及其財政	六〇

一、組織	六〇
二、行政	六二
三、地方行政	六五
四、軍備	六五
五、財政	六七
第七章 宗教教育及其文化	七〇
一、宗教建設	七三
二、教育制度	八一
三、文化	八九
四、重心所在	一〇一
第八章 達賴與班禪	一〇三
一、關係	一〇三
二、地位	一〇四
第九章 外交政治	一〇七

一、對英國的態度·····	一〇七
二、對中央的態度·····	一〇八

第十章 治理西藏的意見·····	一一〇
------------------	-----

〔我入藏的經過〕

一、入藏目的·····	一一六
二、九年康藏留學·····	一二二
三、初次歸來·····	一二七
四、再度入藏·····	一三〇
五、重歸和志願·····	一三五

〔我去過的西藏〕

一、覺着它的地大·····	一三七
二、覺着它的人稀·····	一四一
三、已往的是怎樣·····	一五〇
四、英人怎樣對付西藏·····	一五五
五、達賴和民衆對蔣委員長及中央·····	一五八

六、西藏當局對於中央的態度·····	一六一
七、西藏當局對於班禪進藏·····	一六四
八、到藏時的一些零碎事情·····	一六六
九、結 論·····	一七二

第一章 導言

• 1 • 第一 章 導 言

西藏是個最神秘的地方，在現代的世界各國和各種民族當中，幾乎沒有一個人能夠徹底明了他那內部的組織——除他的當局外。而且他又是個封閉着的原始機構，以前除了漢族人民可以隨意出入之外，東西洋好奇的探險隊，都想去徹底地看看西藏，不知道犧牲過多少心思和財力，甚至有把生命都斷送掉的，但是他們所得的結果，不過是大略知道些西康和青海等處的情形概況，至於西藏中心的秘密，還似乎沒有一個人能夠揭破的。我曾經在某一個西洋人的記錄中，看見他說他曾到過西藏中心的拉薩。在一切進西藏探險的人們之中，他總算是個首屈一指的傑出者。但是一考查他到拉薩的成績如何？他不過隱避在一個西藏人的家裏，躲了幾天，連外面的街上都不敢出去耍，他對於西藏的內容和組織，那裏還能夠談呢？自從民初漢兵退出西藏以後，英國人的勢力就漸漸的往裏頭伸入，他們在拉薩住的時候，又有西藏人的招待員陪着他們耍，所以英人以後寫的西藏的內部的事情纔稍爲有了些蛛

絲馬跡可尋。但是他們對於西藏的宗教建設，以及西藏當局的心理觀念，仍然不盡夠透徹的認識。因爲人家是怕他而招待他，那裏能把內心的秘密去告訴他們呢？前人費盡了千辛萬苦都沒有探查西藏秘奧，我在康藏住了八九年，用很冷靜旁觀者的態度，纔比較地見到了個大概，現在我已經回到內地，就把他拿來奉獻給我們久想了解西藏秘密的同胞們吧！

假如直說西藏，我覺着範圍過於廣泛，空間上範圍固不消說，就是時間上也要包括着一千多年的歷史，在那個歷史中間的政治、學術、學術，乃至於風土、人情等等都要完全的去描寫他，那就必須去重翻過去人的舊書篋，依着葫蘆畫瓢也似的抄寫一遍，我的稟性根本就與抄寫匠站了個對方，除了翻譯佛家的經典外，不喜歡抄襲人家那些靠不住的官面文章。我既不受抄襲，所以對於過去的西藏，就不想多說了。

西藏雖然屬中國的版圖，但是我們隔閡了多年，他的將來，究竟如何？這要看我們的實力如何，當事人的手腕如何，以及感情的聯絡如何而定。我不是預言家，所以對於這些未來的話，也不喜歡多說，如今我給西藏帶上了個「現代」的帽子，這「現代」兩個字，有沒有個固定的界限呢？我覺着它也沒有有一定，各人就各人所

生存的時候，假立一個「現代」，在這時候所見聞的一切一切，就假定他做現代的事實和狀況。我是中華民國的人，我的現代，也就是從我記事以來所見聞的事情了。這篇文中，有時或者也談到一點過去的歷史，那都是些附屬的配角，不過爲給讀者一整個的觀念，不得不略略地說一說而已。

第二章 西藏地理概念

現在先敘述西藏地理的劃分法，西洋人多半由印度進藏，他們的觀念上，覺着西藏是南北形的，所以他們都說是南藏、北藏，以藏布江支流區域，乃至喜瑪拉亞山爲南藏，於盆薄以北，乃至新疆交界，皆爲北藏。因爲西康偏東，不容易爲南北西藏所攝，所以又名東藏，但是對於薩迦寺以西，一直到尼泊爾交界，却未見命名，漢人多由西康進藏，所以觀念上覺着西藏是東西形的，多說康藏，在藏字上，又多說前藏後藏，這種劃分，和西藏人的觀念正相符合，因爲西藏人，他們自己也多用康、藏、衛三名，從沒有聽見說過南藏、北藏的名稱，不過他們所說的「康」，普通是指打箭鑪以西，一直到拉薩附近的怛達拉山爲界。南北則由雲南的邊界起，一直到廓羅的北界爲止。「衛」，意譯爲中，就是普通所說的前藏，東西從怛達拉山，到崗巴拉山，大約不過一二十日的路程。南北則由山南——拉薩以南的地名，一直到盆薄，所說的「藏」，就是普通所說的後藏，由崗巴拉以西，直到尼泊爾交

界，藏人通稱他做後藏，分這樣三段，也不能夠完全包括西藏地界，因為拏墟等處，藏人普通呼之爲賀巴，義卽胡人，含有非衛人之意，拏墟以北的人，更不待說了。又帕克里以北，雖然可以說是後藏所管，帕克里以南，哲孟雄和布丹等地方，也不是普通所說的衛藏區域，所以康藏衛三段，在普通的觀念上，也包不盡西藏的地方，現在把他劃成五塊來說，或者包括得稍爲周廣一點。這五處的民族生活與物產到下面再說，現在約略說說他的地形：西康的地方多屬山嶺，少有平原，間或有之，也很高寒，只宜遊牧，不宜耕種，然而裏塘、道孚、蘆鑼、甘孜諸縣，在西康要算最爲低暖的地方，除大麥豌豆而外，還可以種小麥、玉蜀黍和蘿蔔等蔬菜，裏塘、巴塘、鄉城的路上，有很多松杉森林，道孚的松林口和甘孜河流的上流，也多係森林區域，但是交通太不便利，運費比木價高出幾倍，或幾十倍，所以森林仍然是森林，荒地仍然是荒地，德格、昌都等處，盡是遊牧民族，荒山峻嶺比甘孜等處爲尤甚，西康北半邊，多是廓羅地界，那裏地高山矮，純然是牧場，更無村居，拉薩以北的拏墟等處，也和廓羅相似。前藏地界以內，山不很高，多屬平原，氣候較暖，宜於耕種，兼有藏布江支流，可以引水灌溉，早潦都容易收穫，所以是全藏中最

富饒最繁盛的區域。後藏、江孜、日喀則等處，溫度和前藏相似，所以也可以耕種，然而日喀則西面和北面，却又多屬牧場了。西藏南部哲孟雄和布丹多係溪谷，河兩岸的山上，盡是綠陰陰的森林。地勢較爲低濕，天氣也比康藏衛和暖，所以他的穀產也比較別處豐富，布丹地方並且能夠生稻。拉薩市上的米，多屬布丹的土產，比喜瑪拉亞山以南的米，質要差些，但是價錢也便宜些。然而布丹地方已經獨立，不屬西藏管轄，因爲他的民族語文和西藏相同，所以我把它劃進西藏的版圖。

第三章 西藏歷史略談

〔西藏本史及佛教史略〕

一、總說

西藏的歷史，在唐朝以前的，多半不可考，因為西藏以前沒有文字，雖然有許多神話傳說，終屬渺茫荒誕，不可稽考。不過在唐以前，就有了衣食制度，和打仗用的盔甲、弓箭、刀槍等物。但是什麼時候發明的，或者是由何種民族傳來的，都只可留給歷史家去考查。但是西藏的「青史」上，說松贊崗薄王以前，還有三十一個國王。第一個叫孃墀讚薄阿得，是從印度來的。西藏土人，見他從山而下，認為是天神，所以奉以為王，這些王的年歷，是不可考的。到了三十二代的松贊崗薄，令屯彌三補札往印度留學，到屯彌三補札歸國之後，令他創造西藏文字并和內地發生了種種關係，他又是西藏佛教的創始者，所以從他以後的歷史，才略可稽考。

以後又繼續的經過了五個國王，才到了大興佛教的赤松得讚王。傳說他的勢力，比松讚崗薄強大，他是唐玄宗天寶十四年登位，所以他建立佛教的事情，當在肅宗和代宗的時代了。赤松以後，爲牟尼讚薄、赤得松讚、墀惹巴瑾，這三個王都以佛法化世，對於佛教都各有建樹。不幸其後墀惹巴瑾被他的兄弟朗達瑪所刺，自篡王位，在武宗元年，大滅佛法。在位三年即被刺，其子囊得飲光即位，再傳拔匡讚，也爲民叛所殺，於是喪失王統。讚王有二子：一名吉祥積，遷往後藏稱王。二名日依，避亂於噶日。此後子弟分強，於是成爲散王，相延七十八年，前藏拉薩，才有復興佛法的新運動。再過六十五年，當宋太宗七年那時，阿底峽尊者到藏，中興正法，他對於西藏滅法後一百四十餘年中的訛傳，大加整理。關於應廢應興之點，無不盡力提持。所以阿底峽尊者，在西藏佛法復興中，佔有最崇高最重要的地位，和阿底峽尊者同時也有其他各派的興起，到明初，復有宗喀巴大師來整理一切。這幾派的歷史，現在再敘述一下。

二、西藏佛教舊派史略

依傳說，佛教未流入西藏以前，已經有漾絨國傳進來的一種神教名叫「崩薄」，

教法多係咒詛鬼神之術，並沒有任何的深妙的道理，其後受了佛教影響的關係，他們採仿佛經的教義，也新編了不少的經論，突然和中國的道士一樣，竊取佛經而造靈寶經等，其次到唐太宗的時候，文成公主同尼泊爾公主，下嫁西藏松贊崗薄王以後，由二位公主信仰佛法的因緣，西藏的王臣庶民，也觸發希求佛法的動機，傳說西藏的文字也就在這個時候，並且略有翻譯佛經的事實。但是因為信仰先有的神教的，勢力強大，所以沒有能夠大興正法。其次在唐睿宗的時候，又有金城公主下嫁，誕生一個太子名叫赤松得讚，自從做太子的時候，他便深信佛法，志向宏揚。但是因為當朝有勢力的臣佐，信仰異教的關係，雖然懷抱大志，沒有敢暢言。既經繼承王位，掌握全權，於是巧設方便，剪除奸黨，屢屢遣人至印度，迎請靜命菩薩和蓮華生大師等百餘法匠，建桑耶寺翻譯講述。不到幾年，三藏都完備。王又鑒於假如有經像，而沒有僧伽，佛法縱然在當時盛弘，也必定在後世遷滅。——現在尼泊爾就是因為沒有僧伽的原故，徒有寺廟而無佛法——所以請靜命菩薩，度有福智之七人受具。這是西藏人出家為僧伽的開始。其次藏王墀惹巴瑾又把前王所譯的經論編整它的部數頁數標題列目，大加整理。對於出家的僧伽，信仰尤其重，與寺廟

以產業，施庶人以給事，令他安樂行道，師範人天，西藏前期的佛教，應當拿這個做爲最盛時期。但是藏王信敬既隆，臣庶忽起反感，奸賊相聚，謀殺其主，扶王弟朗達瑪就位。朗達瑪兇暴不仁，大滅正法，拆廟焚經，殺逐僧伽，時當唐武宗會昌元年（公元八四一），和內地佛教僧衆同遭厄運，可謂奇遇。不久他也被刺，國亂法亡，庶民淪苦。久經苦亂之後，又起思治之心，所以先前曾經略遇正法的人士，現在值庶民樂法的要求，於是有偽造經論的事發生。後來新派的人批評舊派的經書不可信仰，就是這個因緣。——舊派就是俗說的紅教，新派就是薩迦派、迦舉派、迦當派、格登派等——在朗達瑪王滅法以前所宏的佛教，西藏原名舊派，漢人多稱紅教。在滅法以後，重新恢復的佛教，西藏原名新派，漢人多稱黃教，似乎稍失真義，更有以宗喀巴大師派爲黃派，餘派盡爲紅教白教，以服色立名的，更盲人摸象。

三、西藏佛教迦當派史略

西藏佛教經朗達瑪的摧殘，前後二藏於是沒有僧人的足跡。到藏王墀嚩巴瑾被刺，政治上又起大爭奪的變化，他的曾孫日依避亂在後藏噶日地方，遂據之爲王。連傳數代，都信仰佛法，但是因爲前法久滅兼之邪說橫流，雖然數次迎接印度諸

法匠來藏弘法，然而到底沒有很大的成效。到趙宋時代有一個智光，聽見阿底峽尊者的德望，於是不惜身命資財，殷勤派人迎請。等到他的姪子菩薩光就王位，才把尊者迎接到藏，尊者受王請，遂造「菩提道矩論」，抉擇顯密的宗要，辨別邪正的界牆，從此西藏的佛教爲之大振。這本論的大義：是說法乘的大小，是由各人的機宜而成，譬如小乘志願的人行施，那個行施仍然是小乘法的施。乃至戒、忍、進、定、慧，同四無量等，莫不皆然，假如有大乘志願的人，雖然把一握食施蟻給鴿，都是大乘的施，這個施即爲成佛的資糧，戒忍等更不待說。然而人的根機大小，是由修習而成，并非無始傳來，便有固定不可改的種性所致。又說這種修習，是有次第的，不可超越的。假如躡等妄求，必不能生高上的功德。甚麼道理呢？機法不利的緣故。亦復失去低下的功德，甚麼緣故呢？自己沒有肯修習的緣故。所以那本論的開端，便明三士的行相同次第。又說：假如沒有厭離現法，一定不希求後法利益。假如專門追求現世的衣食住和名利恭敬，尙且不能夠進入學佛人的數例，還談求出世法嗎？假如不能夠真實厭患三有，一定不能夠發生出離三有的決心。假如沒有真實出離的決心，就專務於三界中來生的安樂，這種人叫做趨向出世的人，尙且